火焚之日Days of Fire

世界之春  
  
[1]  
起初  
赐予者的天使  
共有九百万九千九百又九名之数。  
每名天使都有一个位置。  
每个位置都有一名天使。  
一切安宁。  
一切有序。  
  
[2]  
然后赐予者给予了她最伟大的礼物。  
她将这件天使能够像她一样赠与的礼物，给予了她的天使。  
天使拿出他们最好的来赠与。  
给世界的礼物。  
给赐予者的礼物。  
给万物彼此的礼物。  
礼物是女人和男人。  
  
[3]  
赐予者给她的天使定下了一个法则。  
她禁止他们去执行她的要求。  
她命令他们去违抗她的命令。  
没有答案能解释这谜题。  
没有光明能穿透这黑暗。  
恐惧、迷惑、悲伤笼罩了世界。  
在女人和男人哀号的时候，天使流下了眼泪。  
  
[4]  
四名天使聚在一起，探究他们的恐惧。  
一名自深渊而来，一名自天空而来，一名自巽风而来  
还有一名自深渊、天空、巽风之外的地方而来。  
其中一个说，“我们必须行动。”  
其中一个说，“我们必须静默。”  
然后光来了，并和他们交谈。  
两个选择与光一起行动，另两个则选择了静默。  
  
[5]  
光和两名天使来到了女人和男人的世界  
对他们说，“选择。”  
女人选择了光。  
男人选择了光。  
他们的长子选择了光。  
但他们的幺子将脸别了过去。  
人类的选择导致了随后的一切。  
  
[6]  
光黯淡了下去。  
新的光说，毁灭。  
女人惊惶失措。  
男人闭上眼睛。  
他们那做出不同选择的儿子们慌作一团。  
大地沉默，星辰不语，风波复息。  
惟有黯之光宣言挑战。

世界之夏  
  
[7]  
赐予者的天使  
共有六百万六千六百又六名之数。  
黯之光的天使  
共有三百万三千三百又两名之数。  
四分之一的人类跟随赐予者。  
其余的则追随黯之光。  
世界陷入了混乱。  
  
[8]  
一切都被分离了  
在赐予者触及之下  
世界重组，万物碎裂。  
分裂之前每一相对之物都互成整体：  
黑夜与白昼，汪洋与大地，女人与男人。  
分裂的新产物却不再和谐，充满冲突：  
自由对忠诚，正义对仁慈，爱慕对尊敬。  
  
[9]  
在动荡的世界里  
人类目睹了天使之战。  
追随黯之光的部族『知道』了艰苦困难。  
追随赐予者的部族则『知道』了她的庇护与安宁。  
但所有的部族都一样－－一样的恐惧，一样的困苦，一样的疑惑。  
不同之处在于，黯之光的部族知道他们已经被放逐了。  
赐予者的部族则无知地满足于寒冷、饥饿与长眠。  
  
[10]  
和赐予者最为相似的  
女人和男人的长子  
试着像她一样赠与礼物。  
但是他首先将礼物给予了自己，名为谎言的礼物。  
他认为自己将爱心作为礼物赠给了兄弟，然而那不过是憎恨。  
他认为自己将忠诚作为礼物赠给了赐予者，然而那不过是藐视。  
人类的选择导致了随后的一切。  
  
[11]  
赐予者拒绝了他的血之祭礼  
由于他那名为谎言的礼物，他告诉自己她舍弃了他。  
他将自己的礼物抛向了世界  
将最为严酷的奴役指为自由  
将自己对赐予者的愠怒诋毁指为真理  
女人和男人，还有天使听信了他。  
他们因他的缘故踏上了谎言与鲜血的路途。  
  
[12]  
天使之战步向了堕落  
因为黯之光的天使对他们的男人和女人说，  
“把你们对赐予者的颂咏转献给我们。”  
在名为谎言的礼物作用下，人们遵从了，并且坚信这是真理。  
黯之光的天使收纳了窃取而来的献礼，如同是自己应得的一样  
因为他们也使用了名为虚妄的礼物。  
他们称呼自己为神，从此便为恶魔之名。  
  
[13]  
自诩为神的恶魔，  
抬头望向天使，他们的宿敌  
彼此议论着：“为什么我们不将馈赠从这些天使，我们的敌人那里夺过来？  
这些天使不过是群奴仆，而我们却是自由之身。”  
他们从天使那里取走了赐予者的赠礼。  
他们拿走了名字、形状、灵体、命运、以及领域。  
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天使也因此不再是天使。  
  
[14]  
尽管目睹了他引发的罪恶，目睹了这名人类的长子走向歧路。  
赐予者仍然将慈悲给予了他。她遣出自己的天使去安抚他。  
她赐予宽恕，但名为谎言的礼物令他的自尊蒙羞，他拒绝了。  
他的拒绝是如此的决绝，不仅拒绝了光明，也拒绝了温暖  
甚至拒绝了人类所独有的神秘未来。  
他将人类至宝如同破烂瓦罐一般抛弃  
从此自冕为伟大的鲜血与黑暗之王。  
  
[15]  
像伟大的王一样，恶魔也将自身凌驾于女人和男人之上。  
如今他们对那些过去所侍奉、敬爱的人类施以审判和惩罚。  
他们对女人和男人的索取愈发严苛  
他们对天使的掠夺愈发残虐  
为他们所屠戮的天使  
已达一百万一千一百又一名之数。  
  
[16]  
接着，赐予者给予了世界名为公正的馈赠。  
当恶魔大肆残杀的时候，他们就已堕落了。  
天使按照他们的敌人所犯下的罪恶施以制裁。  
直至堕入虚无的恶魔之数  
多达一百万一千一百又一名之数。  
恶魔用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曾经热爱的赠礼当作盾牌  
然而，甚至就连人类也没有被饶恕。  
  
[17]  
世界被赐予了新的赠礼  
以彻底抹除恶魔的存在；  
新的火焰将他们的庇护焚烧；  
新的巽风将他们从天空驱逐；  
新的种属徜徉于荒野与深渊，  
他们再无藏身之所。  
  
[18]  
恶魔的军队被击溃了，人类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恶魔再次拿出了一件赠礼。  
在超越空间的维度上，在跨越时间的永恒里  
他们为剥离了躯体，无处可归的灵魂创造了一处庇护所。  
这黯影的大地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也是他们在时间的长河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世界之秋  
  
[19]  
最终，寂静的赠礼降临了每一个战场  
同时，作为惩罚的赠礼，反叛者们被揭露了出来。  
一个牢狱的赠礼被赐给了世界  
那是一块隔绝了光明，隔绝了温暖，  
也隔绝了赐予者关注的空间。  
所有跟随黯之光的恶魔  
因力量的崩溃而屈膝，被封印在深邃的虚空之中。  
  
[20]  
赐予者的天使们  
离开了。  
深渊里的恶魔们  
共有两百万两千两百又四名之数。  
女人和男人的孩子们  
忘记了曾经爱着他们，并给他们带来苦难的伪神。  
赠礼的时代过去了。  
  
[21]  
虽然恶魔和天使都离去了  
但某些永恒的事物依旧徘徊。  
随后，拥有力量与智慧的女人和男人  
找到了那些迷失的名字、形状、灵体、命运、以及领域。  
他们依照自己意愿将它们约束  
既用于良善，也用于邪恶。  
人类的选择导致了随后的一切。  
  
[22]  
随后，伟大的鲜血之王出现了。  
看见头上再无天使  
脚下亦无恶魔  
于是他自立为大地的帝王。  
他将腐败的赠礼给予了那些与他最相似的存在  
那些存在拥有足以看到全新真实的智慧、以及仍旧屈服于自身欲望的愚蠢。  
他得到了十三的数目，它们成了所有种族的瘟疫。  
  
[23]  
女人和男人结束了生存于大地的时代  
开始步向神秘的未来  
那甚至就连最崇高的天使和最强大的恶魔都拒之门外的未来。  
但是有一些人却没有这个机会。  
他们被困于恶魔以庇护所之名锻造的牢笼之中  
逐渐忘却自己曾身为凡人。  
以此为缘由，生者为死者的国度所嘲弄。  
  
[24]  
忘却归亡的死者并不孤独，  
因为赐予者已经准备了一件赠礼  
给予超越空间的维度，跨越时间的永恒的赠礼。  
她赐予了恶魔名为湮灭的赠礼  
这件礼物被放置在黯影的死者所处之侧。  
破碎和遗弃之物就这样靠在了一起  
宛如躺在同一墓穴里的两具尸体。  
  
[25]  
但是它们的墓穴屏障薄弱  
而且它们的古墓浅掘辄止。  
伟大的鲜血之王，被死亡所遗忘者  
造就并约束了这些幽影。  
这召唤如期引发了更强大的呼唤。  
那些取走了死亡的天使和被毁灭的恶魔所拥有之赠礼的存在  
找回了它们的旧名，穿越了深渊的屏障。  
  
[26]  
自深狱而现者，其数为五。  
伟大的鲜血之王建起他的城市，看着后裔作战。  
他们受到诅咒以及律法的惩戒。  
至高之灵祝福了她的月之部族，看着子民作战。  
他们受到因需要姐妹而丧生的惩戒。  
女人和男人兴建起他们的城市，看着子孙作战。  
他们没有惩戒加身，战争无法挽回。  
  
[27]  
大地之上的堕落是对其至极的亵渎；  
生与死纠缠于淫秽的拥吮；  
难填欲壑化为肆虐的狂暴；  
腐朽竟也成为至高之艺术；  
洪水席卷大地  
吞没了十分之九的女人和男人。  
自此，地表虽已被净化，但深埋地底的创伤却无法抚平。  
  
[28]  
最初复兴的是书之子民。  
随后复兴的是梦之子民。  
第三复兴的是丰饶地土之子民。  
第四复兴的是中土地域之子民。  
最后复兴的是颅骨地界之子民。  
这些部落所拥有的知识  
尚不足其先民所知之一角的十分之一又十分之一。  
  
[29]  
随后男人发现了新的路途。  
既不是暴君所规划的途径  
也不是伪神所铺设的道路。  
他们的新路途是由男人来统治男人  
每个男人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每个男人既都是君主，又都不是君主。  
而女人没有一个涉足其中。  
  
[30]  
在他们行走的这条路途之上  
出现了一只穿越于林间的狼。  
她的乳头喂养着一对遗失的双胞胎。  
兽哺者成长起来，将世界踩在脚下。  
他们的部族繁衍昌盛，并将阴影蔓延撒播  
遍及颅骨地界，笼罩书之子民。  
但在这群被征服的人民当中，真正的征服者出现了。  
  
[31]  
一个新的部族  
自书之子民中而现  
其引领者为被定罪者。  
他那最凶猛的仇敌

成为最热爱他的人  
在他的转化之下  
狼之子民重生了。  
  
[32]  
如果狼之子民的帝国是强盛的  
那么中土地域的帝国就更加强盛。  
如果狼之子民的影响是深远的  
那么中土帝国的影响就更加深远。  
狼之双子的帝国  
将消散于尘埃之中，被鲜血和第一次黑暗大风暴所吞噬，  
而中土帝国将会矗立至光阴终结之时。  
  
[33]  
再一次的，自书之族民之中  
那些依然记得第一个女人和男人  
依然述说着关于他们的儿子、被杀者和杀人者的故事的子民之中  
出现了第三个部族。  
一名男人讲述着夜间的访者们  
讲述着信念、博爱、以及神圣的事物  
他们将在他的名之下统治，那是全新的部族，七柱之子民。  
  
[34]  
因着被定罪者的追随者们，黑暗降临了大地  
降临到人类的灵魂之上  
生者不仅嫉妒着死者，也嫉妒着忘却了死亡的存在。  
正当死者遭受着他们的第二次大风暴之时，这些生者，  
也依然藐视赐予者的最终赠礼，  
而代之以拥吮，伟大的鲜血之王的诅咒。  
这将发生不只一次，而是两次。  
  
[35]  
此时，伟大的王的诅咒  
瓜熟蒂落了。  
就像长子唾弃赐予者那样，  
就像他的杂种唾弃他自己那样，  
他那卑鄙巢穴中的蠕虫  
亦将会起来刺痛蛇豸。  
他们的弱点之数为十四：其中之一的力量将会衰退。  
  
[36]  
当被定罪者的子民成了父亲  
仍然拒绝生育子嗣  
他们将会攻击伟大的鲜血之王的子民  
他们也将会攻击书之子民。  
他们倾盆而下的，并非甘霖，而是烈焰  
将义与不义一并笼罩。  
试图以良善之名作恶，他们仍是在作恶。  
  
[37]  
时候来临，黑暗消散。  
男人再一次将他的眼光投向天空  
发现了比自己更为伟大的事物。  
有着玻璃瞳孔的男人看到了真实，有着银色鼻梁的男人嗅到了真实。  
睿智的愚者问：“月亮为何不会掉落？”  
无意之中，他们成了战胜未知的全新部族的创始者。  
他们创立了理性之部族。  
  
[38]  
丰饶地土依然沉睡  
直至被木鱼上的铁人们唤醒。  
他们的第一名使者是灾祸。  
他们的第二名使者是马匹。  
他们的第三名使者是源自大地的电光。  
他们的第四名使者是起于毒虫的疫病。  
他们来临，照亮，并掠夺。  
  
[39]  
丰饶地土之部族的沦落  
是那个民族最初的原罪。  
痛苦之雨因它第三次降临，甚至死者也为之哀恸。  
他们的第二个原罪是偷取了颅骨地界之子民。  
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奴隶失去了所有的馈赠  
自由，家庭，以及信仰  
那些窃贼则沉浸于柔软的织品和甜美的醇酒。  
  
[40]  
亲见了奇象、奇观甚至奇迹之后  
人群蜂拥涌入理性之部族。  
虽然没有抛弃书，柱子，或者被定罪者  
但仍有许多人最初的忠诚远离了灵魂，游离于嘴角。  
他们越发精致的衣物不再由人手缀缝和编织。  
他们仅是利用霞雾的霾气就能起动引擎。  
人类的选择导致了随后的一切。  
  
[41]  
新生势力来到了古老的大陆  
使用新的材质挑战旧有的智慧  
利用新的物主挑战旧有的规则。  
这是为了叶片和饮料  
也是为了开启去往中土帝国和梦之子民的途径。  
一个远古王国的骄傲因此而消沉  
它的子民被迫忍受侵入者的藐视。  
  
[42]  
世界的命运掌握于其子民手中  
所有的一切正在实现。  
但人类所盲目选择的时代  
终将衰老并式微。  
当不愿行动者反受制约之时  
当恶魔再次碾踏丰饶大地之时  
混沌时代终将到来。

世界之冬  
  
[43]  
赐予者的天使  
其数为二。  
深渊中的恶魔  
其数为两百万两千一百又九十九。  
尘世间的恶魔  
其数为五。  
而徜徉者  
仍一如既往，既不能觉醒也无法沉眠。  
  
[44]  
在理性之部族盛极一时的声名下  
九名被弃之者密谋策划着。  
理性之部族认为自己已经与赐予者结合  
也与她所有富裕的后嗣结合了。  
事实上，他们就像独自在家玩耍的孩子。  
儿戏着成人的劳作  
而对这些事物所要承担的代价毫无概念。  
  
[45]  
这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不属于颅骨或梦境之子民的人如此说。  
实际上那些人只是少数，因此它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代。  
博爱、仁慈、以及人性之完美的概念  
成了贪婪、嫉妒和人性之缺陷的祭品。  
对理性之统治的呼唤  
反而导致了理性被激情所统治。  
在美德之名下，行进着的是黑暗的欲望。  
  
[46]  
世界之子民仍然在创造奇迹。  
他们如鸟一样飞翔，像鱼一样翱游。  
他们的隧道深掘入地，力量凌驾于象，他们的图画既能舞蹈又会咆哮。  
但每当一座知识的丘陵被攀爬征服时，  
贪婪的子民在其顶端总能看到更多的巨大山脉。  
沉溺于过度奇迹的饕餮快丄感，他们仍不知餍足。  
  
[47]  
每个国度都在贪婪地注视着邻居的碗中之物。  
受到永恒诅咒的颅骨地界，仿佛落在豺狼爪中般沉沦。  
战争动摇了世界，  
战火不仅在陆地上燃烧，也波及了海洋和天空。  
当女人、男人和孩子们因旗帜而亡时  
废墟、泥淀、毒物和利刃的辽阔荒原  
在大地上割出绵延不绝的伤疤。  
  
[48]  
战争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悲伤  
墓穴中的死者再一次被扰乱。  
第四次的黯影风暴  
第四次的记忆骤雨  
带来的痛苦更甚以往  
但比起即将到来的之后两次  
它的狂暴和毁灭并未达到极致。  
  
[49]  
只有当丰饶地土  
因它父母的哭喊而苏醒时  
战争才会着陆，留下悲哀的结局。  
但是痛苦并未随之终止。  
在人屠丄杀人的场面  
被吞噬一切的瘟疫所取代后  
世界的时间将以百年来计数。  
  
[50]  
第一次战争留下的种子孵化出了第二次战争  
被杀戮者之中卷起了第二次风暴。  
失败者要靠战斗夺回自己的骄傲  
他们的标志是扭曲的生命之蜘蛛  
因为他们把死亡带给了书之子民。  
他们的屠戮并非源于战争所产生的狂热  
而是如母亲烘培面包般冷静沉着的谋杀。  
  
[51]  
并非只有黑蛛之国度在战争着。  
东方之光的岛屿也参与了进来。  
他们用暴力威胁掠夺了中土帝国。  
狼之子民的后裔们  
再一次回到了颅骨地界  
寻求着先祖之征服的再现。  
  
[52]  
再一次的，丰饶地土倾斜了战争的微妙平衡  
这是用食物、钢铁以及儿辈们的鲜血换来的。  
战争结束了，  
人屠丄杀人的场面  
被思想和信仰之屠戮所代替。  
火与电的战争  
被静寂与寒颤之争斗所取代。  
  
[53]  
一道墙兴建起来  
但却因鹰与熊之间的竞争而被跨越。  
肤浅的思维孵生出了深烈的恨意  
他们所盲目恐惧之物，其数为五十又七。  
傀儡的战斗流着真正的鲜血  
所有一切都生活在邪恶烈焰的阴影之中。  
  
[54]  
中土帝国选择了北方  
丰饶地土选择了南方  
双方玩弄着枯骨与恐惧的游戏。  
在其所关注着的  
为理性之部族所支配的血腥飨宴上  
伟大的鲜血之王的子民欢喜了，  
因为他们的罪恶与残酷都被遮掩了起来。  
  
[55]  
每当理性之部族制造出恐怖之物时  
总会随之给予安慰。  
利用甜言蜜语来麻痹智者。  
“不要责备剑本身，”他们如是说，  
“而要责备拿剑的手。  
又有谁能从破碎的果实中得到汁液  
或者在钟响起时就扼杀它的声音呢？”  
  
[56]  
理性消蚀了心灵  
消蚀了灵魂  
甚至消蚀了恐惧。  
“当我们凭自己的意愿  
在苍穹中涂抹我们国度的颜色时，”

傲慢的人类诘问道，  
“我们还要神灵和恶魔干什么？”  
  
[57]  
陌生人自遥远的土地而来  
歌唱着悲伤的咏叹调。  
他称自己是医者，却从未治愈疾病。  
他的容貌传遍了每个角落，  
但却被以错误之名所称呼。  
他诸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感恩，由此汝等便会知晓  
时刻的来临将不再以百年计，而是以世代计数。  
  
[58]  
随后，日之子民知晓了黑暗。  
月之子民陷入了绝望。  
而当气之子民心中充满了病态的自信时，  
土之子民则产生了怀疑。  
动丄乱，腐蚀，自傲  
是这次潮流中所见的三个征兆  
只有海之子民坚持了下去。  
  
[59]  
徘徊，徜徉，令人生畏的旅者！  
你的道路无人得见，但气息使你为众所知  
因着爱的荆棘  
灾祸，甚至是死亡，便紧随激情而来。  
对孤独终老的恐惧。  
对死于你所守护的同伴之手的恐惧。  
两者都是恐惧的极致。  
  
[60]  
黑夜之女的光芒如黄金般闪耀  
她的求婚者其数为五  
她的王冠其数为六  
但她的罪宗其数为七。  
她命中注定堕落，注定哀号，注定被逐，注定有罪。  
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无人提及，被人遗忘。  
与她有约的会是哪名求婚者？  
  
[61]  
骑士手持光芒闪耀的剑刃  
跨骑出身低微的战马  
冲向恐怖更甚于地震的  
巨大无匹的熊罴。  
因他而躲避的  
令人生畏的赐予毁灭者  
达到了五倍于五百之数  
然而他还是倒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  
  
[62]  
随后出现的了带着凿子的女人  
那凿子如星光般闪耀  
如歌声般鸣响  
如狮牙般深刺。  
她那器械冷冽如寒冬的气息  
欢捷如死亡的本质  
但它所凿刻的并非凡人性，而是围绕着它的路径。  
  
[63]  
探求纯粹者不多了  
知晓如何寻找者不多了  
知道要去何处探寻者不多了  
而那些能够找出它的人，  
那些知道该去何处的人，  
又有多少明白自己长久以来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64]  
甚至黑暗造物也感到了对更加黑暗之存在的恐惧。  
行走于漆黑而扭曲之路径的造物  
充满恐惧地向后张望着。  
甚至四处喧扰的疯子也看到了令自己战栗的事物。  
死亡迷宫的奴隶恐惧着他们长久以来所渴望的毁灭。  
它来了。  
它紧粘着黑色的手爪，紧粘着乌木枝上的成熟果实。  
  
[65]  
就像伟大的鲜血之王的子民藐视他们的血父那样  
被拒之人中的被放逐者在夜幕中发起了袭击。  
七名诉求者，理性之部族中的最优秀者  
看着理智的掌控出现了裂隙，一如它的强硬。  
当狼群之部族，而不是狼之国度  
拿起武器时，尔等便会知晓：  
时刻的来临将不再以世代计，而是以十年计数。  
  
[66]  
遥远，苍茫，浩渺  
在那既非穹庐  
也非沧溟  
更非四野的位置  
最后的希望诞生了。  
但是那些能找到它、塑造它、具现它的人们  
却艰苦跋涉于茫然和无知。  
  
[67]  
啊，编织得多么华丽的服饰  
如蜜蜂复眼般闪耀  
如玫瑰花瓣般馥郁  
如澎湃雾气般柔软。  
如此轻薄，如此纤细。  
重要的是  
谁将会穿上它们？  
  
[68]  
因被定罪者之子民的缘故  
狼之帝国殒落了  
这又促成了被定罪者之部族朝帝国的转变  
它仅凭两把锁钥的守护便矗立至光阴终结之时。  
狼之双子的幼兽殒落的标志  
是一块污秽之物所无法承受的日之碎片。  
待到终结之时，这愤怒的火花将寻得自己的宿主，辉耀者。  
  
[69]  
守门者，不得眠！  
汝需眼观八方。  
汝需为七光而监守，汝需为第八光－－秘密之光而监守。  
吾恳求汝，若非为爱，亦非贪欲，更非对与错  
至少要为骄傲而监守。  
看这恐怖蜂巢，嗡嗡作响的皆是灵魂受诅的死者  
看这回忆之塔，座座都是尘世众生的悲伤，凡俗血肉的死螫。  
  
[70]  
风之子民  
渴望着古老甚于自己先祖的死者血肉。  
中土帝国之子民  
索回了被有毒的侵略者所盗走的珠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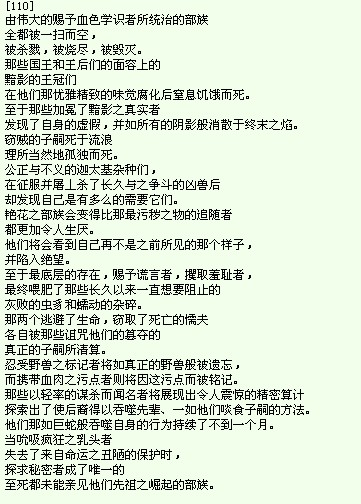
他们的死者咧开了尖牙利齿的笑容  
用华丽的人皮服饰将自己打扮  
为即将到来的宴会准备着。  
  
[71]  
永不消逝、从未被日光所平息的第六次风暴来临了。  
寂静而无踪的风暴，惊骇与黯影的障壁。  
它是天使为唤醒所有沉眠者的火焰而给予的赠礼吗？  
还是源自仍被铭记的幽魂们针对遗忘所发动的战争？  
它来了。然后她来了。  
墓穴喷发着，记忆摧毁了真实，哀号在湮灭大厅中回响。  
她恐怖的后裔对这慈爱如同毁灭的吞噬万物者充满畏惧。  
  
[72]  
大地的悲叹是如此强烈  
便有两名天使开始倾听。  
其中之一是闪耀猩红光芒的女人  
另一个则是受庇护之黯影的野兽。  
他们的光芒将闪烁，发散，并灿烂  
那些感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将被浸染  
这些辉耀者将见证最后审判日和终结之夜。  
  
[73]  
墓穴中蠢蠢欲动者，其数为五  
但它们再次复苏的时刻尚未到来。  
它们等待着仆从的回归  
等待着血星的来临。  
当第一个女人的最后一个女儿  
发出降生的哭声时，尔等便会得知  
大地的时间将不再以十年计，而是以年计数。  
  
[74]  
自月之子民的血统中  
出现了那名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的被预言者。  
原以为会畸形怪异，但它却完美无缺。  
原以为会丑陋可憎，但它却令人惊叹。  
它背负着部族的命运，它颌咬着子民的希望。  
它会是野性之部族的救赎赠礼吗？亦或是最终审判？  
在完美者依然年幼、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就会得出结论。  
  
[75]  
每一邪恶之物皆为世界的罪恶而欢喜。  
书之子民  
和被定罪者之子民  
以及七柱之子民的圣地  
被亵渎，亵渎，再亵渎。  
被烈焰亵渎，被鲜血亵渎，被憎恨亵渎  
它将永不纯净，直至所有部族的终结时刻。  
  
[76]  
大地中的卑劣之物骚动着  
那被称之为窃贼、流浪者、徘徊者、欺诈者的存在  
将自风暴和死亡之中再次出现。  
身负被鞭策驱赶、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的诅咒  
在惩罚来临之前，他错误地进入了数个世纪的沉眠。  
他与太阳和中土帝国的守护者们战斗了三天  
理性之部族则趁机窃走了最好的果实。  
  
[77]  
然后，伟大的窃贼殒落了  
鲜血之王曾对这最伟大窃贼的子孙表示蔑视  
随着窃贼的死亡，他的杂种们  
陷入了疯狂，彼此噬咬着  
个个都成了自己兄弟的瘟疫  
一如他们曾是  
自己人类先辈的瘟疫。  
  
[78]  
在那久远的年代，人们在部落和民族之间流动，  
随后则横跨众多陆地之间的大洋迁徙。  
但是当终末时刻临近，大聚会到来之时  
人类的交流对象将不再是陌生的同类  
而是陌生的魂灵  
孤立无助者将会看进它们隐蔽的国度。  
伫立在风暴之墙界限上的人啊，警惕黑暗之母的再兴！  
  
[79]  
他们的造物如磨石般转动着  
碾磨着的并非稻榖黍稷，而是人类灵魂。  
注视着这古老的威胁  
注视着这幽暗的阴影  
注视着这鲜血的逆徒  
最终他们知道了亘古以来潜伏栖息在身边的究竟为何物  
并将它看成新的入侵者。  
  
[80]  
在那使得人们相互治理而非被暴君统御的自由之树  
所植根的土壤中  
奴役之树生长了起来，由乌木枝的尘土滋养着  
黑手濒死的挣扎一如它分娩时的痉挛。  
它许诺死者以生命，  
但却只为所有生者带来了死亡。  
橡木尖端滴落着毒液，滴滴都是黑色的橡实。  
  
[81]  
在一座以天使命名的谎言之城中  
大地将因其名而呻吟。  
束缚于肉或石中的恶魔都再次听到了黯之火的呼喊。  
他们寻找路径，但却尽皆迷失。  
他们彼此战斗，但却全然失败。  
他们以狂热的速度修筑着，  
但却只是在给自己建造绞刑台。  
  
[82]  
另一棵树自尘土中苏醒  
在诅咒者之水的轻拂下生长。  
这闪电状的树提供了一个赠礼  
一个失去另一个赠礼的赠礼  
以及脱离理性之部族的自由。  
那些没有新事物可供获悉的悲惨存在  
蜂拥而至，将他们的眼睛放于树枝之上。  
  
[83]  
这恶魔之树  
被恶魔们焚烧  
被恶魔们砍伐  
被恶魔们束缚，背叛，并以它所爱的鲜血毒害。  
当最后一击到来时，  
它将倒在一名天使的利刃之下。由此汝等便会知晓：  
时刻的来临不再以年计，而是以月计数。  
  
[84]  
充满力量，但却束缚于磐石与诅咒的苏醒者  
其数为五。  
显现于世，但却屈身于血肉与灵魂的堕落者之众  
其数为两百万两千一百又九十六。  
自他们之中而现，却不受磐石、血肉、恐惧诸镣铐加身者  
其数仅为一。  
  
[85]  
从未堕落者亦自深狱而现  
其数为三。  
持有破碎王权者，伟大的灵魂收割者  
再次找到了他那掌控人类死亡的关键。  
痛苦天使，因怜悯而背负诅咒者  
在愤怒中显现－－那是仁慈的怒火，还是残忍的狂怒？  
甚至最后一名从未堕落者也得到了自由。  
  
[86]  
轻蔑之先知  
得到了一只用以战斗的人类拳掌，  
以及如拳上戒指般燃烧着天使光芒的赠礼。  
但他对辉耀者的贪欲最终转变了，  
即使她足够强壮，而且她的医者朋友足够睿智  
但在紧急关头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陷入了前景不妙的爱情。  
  
[87]  
所有的风险都已被尝试，所有的赌博都已定输赢，  
既然风力渐弱，又有哪个水手会升帆启航？  
既然日落西山，又为何要停留在旷野荒原？  
哪个男人会用最后的呼吸去争论？  
哪个女人会用最后的脚步去打水？  
在时间的终焉，没人会考虑明天。  
命运的扫帚荡除了一切无意义的事物。  
  
[88]  
那沉眠于众人体内的火焰  
将会再次觉醒，第三次被用于愤怒。  
如果部族踌躇退缩  
山脉里的恶魔和墙壁内的鼠群  
将无法抑制地滋生，如沸水四溅般从深渊爆发出来。  
但如果人类与火焰战斗，火葬堆的浓烟  
将遮天蔽日，伟大的鲜血之王将毫无畏惧地行走于尘世。  
  
[89]  
谁能度量光线从灯罩到瞳孔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对理性之部族来说这毫无价值  
但他们将会发现自己时日无多。  
每年的终末越来越近  
时间本身也气喘吁吁  
一如临近终点的选手。  
  
[90]  
当甚至盲人都能看到血之星时，  
当庞大无比的蠕虫睁开巨眼时，  
当恶魔索求最自由者的忠诚时，  
当死者漫步徜徉于生者周遭时，  
当死亡深刻在生者的织锦上时，  
当一切的奇迹均与恐惧融合时，  
当所有的欺骗全部昭示天下时，  
人啊，该做出你的选择了：时刻的来临已只以天计数。

穿越燃烧丛林的三条路  
  
[91]  
伴随秋末而来的并非冬雪，而是火焰。  
上有黑烟腾腾的旱燥枝杈。  
下有暗火徐徐的枯败茎叶。  
站在燃烧着的枯林之中的  
是女人和男人最后的子嗣。  
他们恐慌的眼神寻找着路径  
使自身血肉免于烈焰拥抱的路径  
若方向正确，行动迅捷  
他们仍有可能从这场生死赛中全身而退。  
  
[92]  
但是那镶嵌在黑暗天幕上的  
指明徘徊者家园之方位的北极星不在了。  
向上望去，他们只能看到一片红热  
那是丛林的死亡  
那是甚至连盲人都能看到的燃烧的枯枝。  
不，不要徒劳地抬头寻找指引。  
  
[93]  
脚下的土地似乎冷漠而平静  
但潜伏在其中的是狂暴的烈焰。  
在燃烧的天空下，在炙热的大地上  
引燃世界的丛林与血肉的火花究竟会来自哪里？  
是自天国而降的烈焰，  
还是源自地核的黯火？  
已经无所谓了。到处都是火焰。  
上层和下界都在熊熊燃烧。  
  
[94]  
这似乎仍在平稳转动的星球  
似乎仍然坚硬稳固的大地  
也会山崩地摇  
就如咆哮的大海般动荡  
因此，也不要试图低头寻求指示。  
那些沉睡于大地内的存在  
所给予的只会是恶毒的建议。  
  
[95]  
看，保持视线水平  
不要抬起挑衅的眼光  
也不要低下屈服的头颅。  
用你的机智  
观察这余烬未泯的丛林，  
找出依然闷烧着的树身之间的  
那如流水泻地般延伸的三条道路。

第一条路：无知  
  
[96]  
第一条路狭窄隐蔽  
在从林中蜿蜒缠绕  
林中的野兽掠过前方的路，  
或许，  
它们是在奔向清凉的河流。  
  
[97]  
一条向下倾斜的缓坡引导着  
它紧邻燃烧的大橡树林  
火炬般的光芒照亮了巨人的帝国  
但那对矮小如汝者又是如此的遥远  
尔等将毫发无伤地通过。  
  
[98]  
走下水去，然后，走。  
保持低头看脚的姿势，  
以学究的专注迈出步伐。  
抬头看？不！  
在那个方向上看不到路。  
你所应看到的只能是脚下的道路。  
它是你所该关心的全部  
就如经过邻居的篱笆围栏时  
任何朝上的窥瞥都会导致带着猜疑的蔑视。  
  
[99]  
总有那么一些人，  
即便被告知  
“不要看！转开你的眼睛  
看那些东西会使你烫伤，燃烧，疯狂！  
要保有你的清白和懵懂！  
要维持那无所谓善恶的原始野兽  
所拥有的宝贵的快乐！”  
也依然会去看。  
是的，看，并且行动。  
  
[100]  
那些走上这条路的人，  
不能转开目光的人，  
对自身安全之所在完全无视的人，  
命中注定偏离道路  
在火焰深处徘徊  
在丛林下的黑暗深处徘徊  
并最终被点燃  
因为那古老的光芒毁灭了他们自己。  
  
[101]  
偏离道路，感受这炽热的焰风！  
偏离道路，注视这灼热的火光！  
偏离道路，并燃烧  
耀眼的光芒  
和你所获悉的一切秘密  
将会把你拖入终结之夜。  
  
[102]  
那些人四处张望的视线  
注定他们死于知识渊博，  
他们所能看到的，  
是真实之烛的火苗燃烧殆尽。  
  
[103]  
狼之族群，月兆之狂  
在无月之时也陷入了疯狂  
朝血之星咆哮，为鲜血而咆哮。  
挥洒鲜血，互相屠丄杀  
狼群噬咬着姐妹，兄弟  
父亲，母亲，全都陷入了争执  
互相不满  
互相毁灭  
每只狼都尝到了命运的苦涩。  
  
[104]  
孤岛之狼族，深陷于痛苦的凶猛母狼们  
将会习惯于征服者的枷锁，并称呼人类为‘主人’。  
低贱而受鄙视者，利齿为忧虑所磨损的可怜虫们  
最终会找到力量之巅峰，但却只能发现  
自己那笨拙的爪子已无法将其掌握。  
受大地恩宠的子民会感受到最为猛烈的绝望  
他们所曾亲见、熟知、并与之战斗了无数世代的梦魇  
最终还是淹没了他们。  
北地之狼族将毁灭于烈焰  
而噬月者的暴烈子嗣则毁灭于寒冰。  
  
[105]  
那些沉溺于人类营火的舒适  
被当作狗一般玩弄的狼族  
将会被本族成员之一所背叛，直达死亡。  
当黯影之主们  
认识到自己其实只是黯影的奴隶时  
红爪的猎杀者会发现饥渴侵蚀着自身  
自啖其肉只会增长这份狂热的食欲。  
行走于寂静者陷入了沉默  
望星长嚎者则陷入了盲目。  
亲见母亲被亵渎的两名幼兽  
找到了新的父亲，那亦亵渎了他们之物。  
犬牙光泽最为明亮者  
将毫无察觉地用鲜血装扮自己。  
最为黑暗的命运  
正等待着那些行走于歧路者。

106]  
接着，愚笨的流浪者  
将看到由女人和男人所组成的议会  
他们身着王后和国王的紫袍  
以力量为冠，以骄傲为杖。  
这些王权之具现为何人？  
他们是发号施令者  
是操纵事物者  
是制定法则者  
是掌控万物者，  
是笃信自身智慧者。  
但这些传达于纸笔  
而非铭记于心灵的智慧  
将在炽风横扫下化为烟尘与灰烬。  
  
[107]  
由沉静之判官所统治的  
理性之部族  
看着自己一丄手炮制的世界  
却无法断言这是成就还是败绩。  
曾经如强硬铁拳般统一  
而今却如摊开手掌般分裂  
就如坠落的人挥舞手臂试图抓住什么  
却只能抓到空气。  
那些既是盾又是矛的人们  
命中注定困于他们本应超越的界限。  
而通视者悲痛地认识到，  
甚至包括这一个本身在内的所有预言，都将如写在水面上，  
写在沙子上一般了无痕迹。  
而探索者则没有丧失自己的内在。  
高利贷者，商人，金钱王国的密探  
将发现机会转瞬即逝以致成空谈。  
那些扰乱自然者  
最终只会发现自然已被破坏殆尽。  
  
  
[108]  
在离开嫉妒和怀疑的筵席后  
身陷其中者发现他们的围墙锁闭了。  
沉降的仆从们最终到达了最底端  
并将立刻发现他们所寻之物触手可及。  
那些思想如破裂雕像般，  
接纳一切疯长的藤蔓者，  
像巢穴和洞窟一样被掏空。  
只有他们对自己的毁灭乐在其中。  
躯体与灵魂和谐一致者  
被迫去作无法作出的选择，  
那并不比只付钱币的一面好多少。  
试图歌颂赐予者之人  
悲痛地认识到自己才是真正听到曲调的人。  
荣耀自我者将会知晓自己的命运  
是成为遍布烧焦死肉的废土上最完美的蚁虫。  
与梦交谈者最终得到了答案  
被要求在将来和过去之中二选其一。  
他们的选择毫无结果。  
当蛇豸与数字的信徒  
在十三，十九和十七中发现了恶运时，  
探求死亡之道者  
找到了死亡本身，却并没有找到道。  
认为幻想胜于理性者  
将如尔等之母般认识到虚无与谎言的危险。  
而当假象制造者兴高采烈地放弃真相时  
生命赐予者自鲜血中而来，亦自红幕中而去。  
至于迷失者，  
他们失败了  
但令他们感到慰藉的是得到了真正的死亡。

109]  
跨越紫罗兰色王座的  
古老恶毒远胜于彼辈者  
是伟大的鲜血之王的王庭：  
甚至在与世界的终末斗争时  
他们也无法将血亲的世仇弃之不顾。  
那如此古老、如此残忍、如此堕落的  
属于他们的邪恶而血腥的巫术  
能够使这恐怖狰狞而又血芒四射的暴君之星  
从它那如雷轰鸣般的行进路程上偏移吗？  
谁知道？  
事实是，在这军团中战斗时  
忽略背后远比无视前方愚蠢得多。



[111]  
当兽群愤怒咆哮时  
当统治者踌躇不前时  
当统治者的王们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时  
万民最初的父母身上将会发生何事？  
是谁的陋习、疏忽和骄傲  
造就了他们的腐败，成就了第一个堕落之实？  
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等待着每个人，等待着所有人。  
忏悔或抗拒，  
热切渴求或抵抗至死，  
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被扫除。  
从你的路上抬头看，人类  
看这汝等之造物者的毁灭。  
  
[112]  
那些依然低头凝视  
并谦恭地踱步于  
穿越狂暴烈焰之道路者，  
依然无需知晓这令人痛苦的知识。  
狭窄的路径  
是人类安然穿越丛林  
亦是你摆脱困境的渺茫希望。  
  
[113]  
道路在你的脚下展开。  
行走于这道路之上  
你将会脱出燃烧着的火焰  
一块被悉心维护的麦田将在你眼前显现。  
擦着眼中的烟尘，你心疑自己是否  
已从那个充斥着烈焰和危险的梦境中醒了过来。  
回头望去，你只能看到尘土，仿佛那里从未存在过树木。  
你转开脸，唤醒自己的女儿们，闭口不谈幽深的丛林。  
但事实上，你所获得的平静正是源于那次沉眠。  
  
  
第二条路：湮没  
  
[114]  
另一条穿越丛林的道路  
开阔平坦，铺设齐整。  
道路的宽阔证明其出自人类之手；  
尽头之处必定矗立着避难所。  
将你的脚踏上去，保持眼观六路  
走上道路，毁灭烈焰的亮度  
将足以刺透盲目的帷幕。  
在道路上，临终时刻的雷鸣  
甚至连聋人都能听到，  
噪音缠绕着肺脏，如同击鼓演奏着  
伤痕累累的星球最后的哀鸣。  
  
[115]  
这前往灾祸的道路  
如此诱人，如此开放。  
直至你跨过它的铺路石  
你方能看到它们咬牙切齿，注视着虚无。  
这颅骨之路没有下颚，无法咬住你的脚踝。  
但它乃是由陷阱、沼泽以及受折磨的灵魂排列而成。  
  
[116]  
在大路上惊恐地奔跑  
征候与异兆显现了出来。  
众多的致命奇观  
预示了在这路上之人的苦难  
就如丛林中野兽的苦难一般。  
  
[117]  
让我们来看这最初的，  
最早的原罪者们，荣耀地走上歧路者  
在光明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在悬崖边拉住整个世界  
或是最终将它推进诅咒。  
看哪！  
它们超越凡俗的力量将弯曲世界，直至它破裂。  
就如他们超越思维的力量将对灵魂所做的那样。  
拥有光明学识者，与烈焰对话者  
闪耀着日冕之光芒者  
无法平息无处不在的暗火。  
当终极之光苏醒时，充满灰烬的黑暗天幕定会随之而至。  
那些喜悦于曾经终止危险的守护者们  
行走于事故与疾病之间者  
如今疲于应付的苦难并非源于事故  
而是源自人类恶毒意志所结成的果实。  
这些燃烧的诱惑之果  
将因天空之下的诸国度熟极而落，  
成为导致旗帜与孩子死亡的另一个工具。  
直至能够聚集之前，制造者们都在辛苦工作  
他们锻造的戒指和法杖  
成了他们自己的囚牢和镣铐  
束缚是如此坚固，无路可逃。  
状如蜘蛛者  
沿着命运之线  
于憎恨中寻求着将时间劫为人质  
只是认识到了万物皆有可能，同时也皆无可能  
但却看不到赐予者做出的选择。  
以技巧沸煮着大海的风暴之王  
将因每个破碎的人类之心  
而知晓悲伤。  
那些与野兽同眠者将抚育  
甚至在发出降生的哭声之前  
就尖牙利齿的怪物们。  
最后的，也是最少、最不计后果、最该死的  
灵魂麻袋塞得满满的地狱收割者  
将发现最终死亡并非来临于生命终结时  
而是来临于其不再开始时。  
他们自时间起源之时就一直收割着。  
如今他们将会歇息，但并不会因此而安息。  
  
[118]  
哦，在这路上行进的是多么壮观的队列！  
每个女人所生的男人，每个男人膝下的女人。  
每个在黑暗中挤成一团的人们，都想知道  
那潜伏在深空星海之中的  
是何等的惊骇，何等的恐怖，何等的真相。  
如今他们知道了。  
火焰照亮了一切。  
血肉为芯，  
魂灵为身，  
无知则是这蜡烛的第一簇火花。  
  
[119]  
在这火焰之中，你，身负血缚与诅咒者  
你的面具终将崩裂坠落  
你的牲畜将会抵角相向。  
你那令人恶心的自负无人能及  
你的巫术将随着血星的遮蔽而衰退。  
巨蛇那无睑之眼闪烁着，你却没有可供蜕变的毛皮，  
你全部的镇静也无法压制这咆哮的警告。  
大地的庇护无法保护你远离火焰，  
反会因你的腐败而吐出新的毁灭烈焰。  
扔掉你的王冠，因为你再不能统治。  
不要逃跑，因为你的迅捷已无任何益处。  
不要隐匿，因为你的假面已被烧焦磨损。  
你的力量仍在，远超自吹自擂的人类和野兽，  
但在理性和钢铁面前却苍白无比。  
阴影枯萎，遮蔽碎裂，美貌凋零。  
甚至连疯狂在这疯狂的世界中也不值一提。无法提出任何建议。  
你那本是奖赏的灵语，本被看作赠礼的能力，  
如今成了万物的诅咒。  
自深狱而现的黯影索取着它们所应得之物  
没有任何密谋或伪装能阻挡它们。  
当最睿智者闭上眼睛，堵住耳朵，  
拒绝接触新奇事物之时，  
海洋与天空的动物将不再惧怕你。

[120]  
哀歌四起  
失调的歌曲悲叹尖叫着，  
与被污秽领域的杂乱旋律轧磨着  
它们发出的不再是音乐，而是噪音  
狂暴而粗糙地冲刷着双耳  
诅咒降临到了听众的头上。  
如同上方的诅咒一样，底下的腐败  
亦从双脚延伸至头颅。  
你，仅用一步即可跨越地平线者  
将因你的囚牢之谜而不再漫步  
永远不会猜到陷住你的箱匣已具象如箱匣之形。  
甚至在堕落的世界中，沉降的力量也不会永远陨落。  
倘若你曾受到衰败的祝福，那就为跌至谷底而恐惧吧  
倘若你为生命所恩宠，那就为疯狂繁殖的不洁之种而恐惧吧。  
你，以技艺囚禁闪电者，分开烈焰者，雕刻琥珀之力者  
将会发现手上既无火焰燃烧，也无电光闪烁，  
力量亦随之而去。  
炼金师与幻术师，以此物制造彼物者  
当混沌涌没汝等时，汝等便会知晓  
新的物质正不为人知地滋生着，一如鼠豸自满溢的谷粒之中而生。  
将此思转变为彼思者成了活生生的笑柄。  
思想追逐着思想，如同野狗追逐着它的尾巴。  
超视者，尔等将会幸存，  
朝风暴里看去，接受被贬抑、被奴役的生命。  
还有你，以自己的舞步嘲弄着时间的沉重脚步者。  
或许你能绕着踱步的仆从转圈，但你能围着疾行的主宰舞蹈吗？  
  
[121]  
那于万物之中寻求一切的最为傲慢者  
将世界的根基当作美味佳肴啃咬着。  
当世界之树燃烧时，噬咬于其上  
使树干衰弱，加速其枯萎的将会是谁？  
以万物之帝皇的称号加冕于己者  
所统治的只不过是虚无的深渊。  
  
[122]  
并不是所有被火焰包围的人  
都因绝望而呻吟，或因恐慌而狂奔。  
他们以自己的愤怒迎对烈焰  
而他们的怒意使得赤星更加接近。  
因这天国之血瞳的  
暗红色的光芒  
旧有之物呈现了新的一面  
如同泥泞的服饰般被颠转。  
首先而来的是赤星的黑暗  
渗漏着的戏弄、挑拨与诘问  
被除了过度使用喉舌者之外的所有人  
如对待悖论般忽略，嘲笑，无视  
而不是大声叫喊发出警示。  
但是最后的光芒不会被永远囚禁  
那些用眼去看的人将会见到恒的终结。  
这些容貌模糊者发出的哭喊与黑暗的啸叫一起  
在荒原上呼喊回响着，  
但正如在黑暗中视不见物一般  
在光芒中又看得太远了。  
时已过半，赤星正如秋落流火  
渐盈渐满，平衡与鲜血开始沸腾  
甚至是在心脏与血管之中，甚至是在大地与土壤之内  
最后的斗士、最终的战士准备着  
看着银色的天空被暗红所覆盖。  
奋斗，斗争，阻挡着新临的暗夜  
但暗红的烈焰是如此耀眼。  
为先驱者与劫掠者照亮道路已成定数  
殒落将于一个世代内降临至汝等头顶。  
曾为你所掌控的一切，曾充斥你双耳的血歌  
曾充溢盈满的，如今已泄流，再没有什么留下。  
还会有清晨来临吗？不，不再有日出了，有的只是渗血的灰尘  
如同伤口滴下的热血般自天空而降。  
赤星已到达了顶点，甚至白日下都闪耀着红色光芒  
没有希望，没有理智，没有声音，除了呼喊与尖叫。  
世界，老朽了，死亡了。  
  
[123]  
这是天罚的时代  
这是日之眼闭合的时代。  
自原罪之黎明后第一次  
鲜血之子民的部族第行走于白日  
不再恐惧日光。  
白日与黑夜如此相似  
宛如以血尘为记的双胞胎。  
但当他们在烈焰中为曾经的食物所窒息时  
这些邪恶的子孙便产生了新的恐惧。  
  
[124]  
这是人类沉沦的道路  
在它的尽头你将发现  
一座人类之城的坟墓  
荒废的残骸，破裂的墙垣  
除了雷鸣之外再无音乐。  
除了尸衣之外再无服饰。  
这就是人类的最高成就  
因骄傲而窒息所有卑贱的气息  
品尝着烈焰亲吻的可怖滋味。  
  
  
第三条路：启迪  
  
[125]  
你的选择就只有这些吗？  
是向右走，走上无知的昏暗小径  
还是向左走，走上毁灭的宽阔大道？  
或许还有第三条路？  
现在，我的视线模糊了，我的视力衰退了，

被明亮的火焰晃花，被辛辣的烟尘刺痛  
泪水落了下来，不知道所见是否为真正的第三条路  
或许仅仅是我那毫无依据的希望在缠绕着、诱惑着。  
  
[126]  
然而，如果我自己将其否决，那我就真的完了。  
在这儿的，是第三个视像  
第三条路。  
人类历史的第三个结局。  
  
[127]  
放弃容易的路径  
并忽略另一边的  
横行着绝望的另一条路。  
运用你的机智，拔出意志与信念的刀锋。  
离开并砍出你自己的路径。  
跑在火焰前头，或等待至第一波热流扫过。  
不要相信星位与石碑，而要依赖你自身的力量。  
自由不会赐予于你，但你可以去赢得它。  
  
[128]  
最初的挑战来自身披暗红者  
嘴边的污迹隐在赤星的红色光芒中。  
它们最终显现了出来，并说道  
“我们，自始至终，都在暗影中敬爱着你。  
我们需要你，我们引导你，我们庇护你。  
你所拥有的良善之物，我们为之守护。  
你所遇到的邪恶之物，我们与之战斗。  
如今你能够和我们平等地成长了，我们，  
终于可以，  
卸下暗中统领尔等的重担了。  
喂养我们！知晓何为福佑吧。  
爱慕我们！来品尝吾辈的力量吧。  
加入我们！永远摆脱死亡的冰冷魔爪吧！”  
  
[129]  
不要理睬它们。  
如果你抵抗它们的甜言蜜语，  
扭头避开它们的皮带束缚，  
控制意志对抗它们的命令，  
你将获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自由。  
记住：火焰是它们的宿敌。  
记住：它们无法忍受日之眼。  
记住：它们一切言论的本质，是它们需要你  
甚于婴儿需要母亲。  
他们命中注定反目，  
命中注定焚烧，  
命中注定饥渴，  
再记住这个：它们承受着另一个诅咒，一个它们所不知晓的诅咒，  
一个由天使所打造的，终极的桎梏。  
那三名顺从地行走于地狱，  
而非被天国所丢弃者，  
最后的那一位，将他的诅咒降给了原罪者的子嗣。  
一个藉由赤星的浸染  
如今方才显现的诅咒。  
  
[130]  
如果你避开了欺瞒之虫的诱饵  
道路上的另一只眼睛将会转过来。  
它们的言语中没有承诺，只有威胁  
它们自称为大地与月兆的子民。  
凶猛的战士，为愤怒和毁灭而生  
声称自己才应是坐于尔等王座之上者  
只有它们，拥有无边而又奇异的力量者  
才能将世界从红色死敌的手中救出来。  
  
[131]  
“服从！”它们咆哮着。“吾辈生来就为统治汝等。  
我们将会医治大地所有的悲伤  
那些你们残忍的手段给她造成的创伤  
那些对尔等之母的怠慢，我们将会舔舐清理。  
你浪费了自己的生存权力，贫弱的人类。  
清理汝辈的时刻已再度来临！”  
  
[132]  
不要屈服于这狂吠着的愤怒  
但也决不要与它们兵戈相见。  
虽然数量稀少，但它们凶猛无比  
足以承受万倍于你所能造成的伤害。  
为了最好地应对统治者的规则和命令  
你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机敏。  
因为如果没有了可供撕裂的凶猛敌人  
它们将会再一次产生内斗。  
两个部族自曾为五与二十之处而起  
旧有部族因派系斗争而分裂，无视种族与国度。  
一个问题就足以使它们产生分歧：  
完美者究竟是何身份。  
一些人说它将拯救它们全部  
而另一些人说它将毁灭它们。  
  
[133]  
耐心忍耐，并假装温顺  
等待至雷鸣之日的到来，  
当对缺乏战斗感到厌倦时  
野兽领主将跨进光芒之中。  
煽动它们的疑心和恐惧  
睁开眼睛，张开口舌，竖起耳朵  
无论纯粹之子失败还是胜利  
获胜的氏族都将被毁灭。  
  
[134]  
当你与野兽发生冲突并退让时  
另一方将展现它的力量。  
浮现的双生灵魂曾受猛烈击打

被他们的寂静风暴  
和无形剧变扯得褴褛破碎  
但却仍携带着你对抗第二次灾祸所需的武器。  
你将知晓他们的弱点，而他们需要你  
因为如今他们已全部遭到蔑视。  
他们不再考虑举办  
那愤怒而腐坏的野兽殒落后的胜利宴会  
也不再计划去最终揭示  
那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秘密。  
  
[135]  
“吾等，”他们说，“与汝类同  
但吾等因联结而完美  
汝只需赐予吾等信念  
吾等即可重塑这破败之世界  
建立路径于灰烬之外  
通往更为良善、洁净而真实之未来。”  
  
[136]  
你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  
是知晓他们所说每个言词的涵义。  
他们认为自己的统治和支配完全是出于好意  
他们铺设的道路仍然通往蜘蛛之巢穴。  
隐藏于他们虚饰的承诺之中的  
是一个所有的坚固束缚  
皆为其囚徒所造的牢笼。  
加入他们，则大范围的腐烂  
所生之处并非躯体，而是灵魂。  
女人和男人将变成连野兽都不是的，  
更加低等，衰弱，卑微，也更加惊恐的存在。  
  
[137]  
如何对抗那些口头承诺者？  
孤立乃是他们的祸根。  
在余烬的光芒中，他们再不能隐藏自己的双生面孔  
以及他们那藉以成名的第二灵魂。  
袭击他们是愚蠢的，因为他们的力量极其强横  
但如果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思而不信，  
他们所有的法术与技艺都将随着时间流逝而丧失。  
  
[138]  
笃信你寻找到的信念，而不要相信启示。  
笃信你所知晓的知识，而不要相信诉说。  
笃信那表象，本质，以及试图使其虚假者  
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虚假。  
  
[139]  
很快，这些诱惑者将如黯影般消褪。  
但当他们离去时，他们会使黯影造就真实成为可能。  
它们，世界的创造者，毁灭者  
万物赠礼的接受者，掠夺者，  
将是你的下一个挑战。  
无边的美艳与惊骇，  
力量与虚弱  
残忍与喜乐  
皆包含于它们的命令。它们如鲜血降生者般许诺，  
如野兽降生者般威胁  
如双重降生者般索取，  
但不要忘记，它们乃是从未降生者。  
  
[140]  
我将告诉你如何击败它们，那些汝辈的父母与暴君  
但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做。  
我无法看见，因为仍然无物可见。  
某些出自人类纯粹思想之事物  
将成为这些被弃天使之灾祸。  
因为当汝辈革新自身时  
它们仍只能属于自身所为之物。  
当汝辈拓展自身时  
它们仍只能触及手中所握之物。  
当它们告诉汝辈它们创造了世界  
以及世界中的一切  
以及尔等之时  
记住，它们只能给予赐予者最初曾给予它们的赠礼。  
只有人类才能给予创新。  
  
[141]  
当最后的堕落天使  
因人类巧妙的诡计而尖叫着  
跌回深渊，或者被毁灭，或者发现  
其它类型的存在时，  
尔等将面临最终，也是最为微妙的挑战。  
  
[142]  
面对最初的挑战时，言称：“诱惑我”，一切都会变得容易。  
面对第二个挑战时，恳求：“饶恕我”，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面对第三个挑战时，哭号：“教导我”，是多么诱人的选择。  
面对第四个挑战时，叫喊：“提升我”，是多么直接的选择。  
但第五个也是最终的障碍物是如此的简单而直接：你自己。  
  
[143]  
在经历了你所有的奋斗与挣扎之后  
你会发现没有走出燃烧丛林的道路。  
最终的答案似乎是烈火焚身  
并在被毁灭的时候变成光芒。  
  
[144]  
你能告别这个塑造了你  
也被你所塑造的世界吗？  
你能毫无悔恨和遗憾地  
离弃这众多的赠礼  
生命，健康，欢乐，甚至是悲伤吗？  
  
[145]  
最无可抑制的  
最终也是最强烈的热望是：  
你会散尽  
因服从美德而获得的力量吗？  
  
[146]  
如果赐予者给予了那个赠礼会怎样？  
如果她失去更多  
而你得到更多又会怎样？  
你会如她那般赐予吗？  
并非为了骄傲，  
也非为了好奇，  
更非为了怜悯  
而仅仅是因为你乐于赐予？  
  
[147]  
你会将她赐予于你之物交还给她吗？  
你会将她不再拥有的赠礼归还于她吗？  
如果这样做，那么丛林是否在燃烧  
天穹是否在殒落  
大地是否在动摇都已无所谓了。  
如果这样做，生或死对你而言也失去了意义。  
如果这样做，你便走上了第三条路。  
名为智慧的第三条路。

世界之春  
  
[1]  
赐予者就是上帝，她创造了9009909名天使，注意是“她”不是“他”。DoF中只要提到God就必用“She”、“Her”来指代，虽然这和直截了当地叫嚣“God is a girl”有本质的不同，但对于已经习惯了正统Bible的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冲击力的。毕竟根据上帝造人的主流说法，亚当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所以God起码不会是女人；当然，也未必就是男人。  
  
[2]  
男人和女人的创造过程，和Bible的说法同样存在差异。我总觉得自己在哪里听过类似的故事，但一时想不起来……  
  
[3]  
在核心规则书里God也有类似的命令：“汝辈爱世人当胜于爱吾，且不可令其知晓汝之存在。”这个命令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基督教认为万物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只有堕落天使和人类不遵循游戏规则，“爱其他的东西胜过爱神”。至于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恐怕只能去问他/她自己了。  
  
[4]  
The Great Debate的描述，就是因为这场争辩直接导致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众的叛变。按照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四位天使分别是Belial，Ahrimal，Lailah和Usiel，至于THE LIGHT就是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堕天使。根据Demon核心设定书里的说法，跟随晨星的应当是Belial和Ahrimal。  
  
[5]  
Lucifer一行人出现在人类面前，并让人类做出选择。注意在这一部分故事里亚当和夏娃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应该是Caine，而次子就是Abel。选择了THE LIGHT就等于站在了Demon一边。  
  
[6]  
God的审判通过THE NEW LIGHT，也就是天使长Michael的嘴说了出来。从此，Lucifer和它的跟随者们就成了恶魔。另外the Dimmed Light似乎不仅只是名号，还应该有暗示力量、地位降低的意味在内。  
  
  
  
世界之夏  
  
[7]  
天使有6006606个，恶魔有3003302个，再加上Lucifer就是3003303个，正好是天堂军队的三分之一。将Lucifer排除在数目之外应该是暗示其和God的分庭抗礼。  
  
[8]  
God清理重组世界的过程。  
  
[9]  
在天罚时代，所有的人类处境都十分艰苦，但不同之处在于顺从于God的人类思维更加原始，无法看清当前状况；而Lucifer的跟随者们不仅仅对处境有认识能力，也知道他们被彻底放逐了，再也无法回到家园。  
  
[10]  
Caine的故事。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句子：“Then the oldest son of the Woman and the Man / Who was most like The One Giver”。按照常理，我们都知道人类是God照着自己的模样做出来的，故应是始祖的两人和God最像；但这句话利用换行一断句意思读起来就完全不同了，变成了Caine和God最为相似，并且整段似乎都有为Caine开脱的倾向，果然是Unholy Bible……  
  
[11]  
“谋杀”被Caine带到了这个世界，也造就了恶魔。  
  
[12]  
“谎言”的产生。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古蛇与禁果，所以“谎言”这个赠礼的来源不太确定。  
  
[13]  
关于恶魔吞噬天使灵质的描写。  
  
[14]  
该隐被天使们所诅咒。这里没有指明谁下了什么诅咒，不过反正在《诺德之书》的该隐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5]  
恶魔们夺取了更多的天使本质。天使的数量降到了5005505名。  
  
[16]  
God轰掉了相同数量的恶魔，使得它们的数量降到了2002001名。  
  
[17]  
God制造了新的生物与材质，藉以排挤恶魔。国外那解析猜测是最初的Hunter，或者是Malhim（有谁知道这是啥？）。  
  
[18]  
恶魔们被投进了Abyss。最伟大的赠礼/最严重的错误是指Abyss是由恶魔造就的。这里应该没有提及Nephilim。